

泉州文史資料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泉州文史资料

新二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封面题字:梁披云
封面设计:林剑仆
主 编:王明健
本期编辑:魏晓宁

泉州文史资料 新二十五辑

编 辑: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
文 史 委 员 会
批准印号:泉新出(2007)内书第 15 号
印 刷:泉州晚报印刷厂

目 录

历史回音

-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漫忆 苏水溪 (1)
惠安东园（葛上）老区地下斗争 陈成水 (11)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童年 李晋江 (18)
“华支”，一支抗击日寇的劲旅
——记菲律宾抗日游击队的光辉历程 吴灿辉 (21)
永春城西抗倭英烈碑考 李晋江 (27)

文教广场

神州思统一 文史话团圆

- 记福建省泉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 王明健 (30)
一九六零年木偶《木偶金山》出国演出前的一段往事
..... 王范强 (35)

49年前泉州群众影评史料

- 忆侨光影剧院《观众园地》 王家缙 (38)
《泉州地理》(32开版)的编审经过 蔡尤等 (44)
新编安溪县志始末 林 园 陈 拱 (52)

人物春秋

孙中山在民主革命中对台湾的关爱

-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 张家瑜 (57)

致力于“法” 服务于“侨”

——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主席罗豪才

..... 陈克振 (65)

华侨足迹

李光前的企业文化 郑炳山 (71)

唐裕架设的中外友谊之桥 陈克振 (86)

林梧桐开发马来西亚云顶旅游胜地纪实 陈克振 (93)

泉籍澳洲华人邱维廉的中华情绪 潘长安 (102)

积极在菲律宾推广中国杂交水稻的泉籍华人林育庆

..... 吴远鹏 (109)

乡镇掠影

文化名镇——湖头 陈拱 (114)

葛坑集镇发展亲历记 陈有悦 (137)

调研视察

视察郑成功焚青衣处始末 高羊 (141)

关于赴江苏扬州的考察报告 林丽珍 (147)

工作轨迹

六年来文史工作总结 九届泉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155)

《泉州文史资料》总目录 (新一辑至新二十五辑)

..... 文史委 (167)

《拼搏·奉献·中国心》目录 (205)

《映日荷花别样红》目录 (208)

《泉州与台湾关系文物史迹》目录 (210)

《泉州名人故居》目录 (213)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漫忆

苏水溪

一

1950年春，解放军27军在泉州地区招收200多名青年学生，组成“东渡服务团”，编入27军教导团，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准备随时解放台湾。我是其中一员。1950年6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27军接受抗美援朝的任务，我们“东渡服务团”的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光荣地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军，飞机不断轰炸我东北的城镇、乡村，企图一举占领朝鲜。美机轰炸安东村对面的朝鲜新义州，一片火海，烟灰都飞过了鸭绿江，朝鲜人民军已撤到我东北，辽宁沿江的工厂也开始搬迁转移，战争局势急剧恶化，战火已烧到祖国大门口，严重地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

二

1950年10月19日午夜，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拉开了，当时部队是秘密入朝，以人民军的身份与美军作战的，开始美军也不知道是中国军队。我们入朝前把所有中国文字的东西全部留下来，不能带入朝鲜。据说北京有一位民主人士建议：“我们不能

以中国军队的名称出兵，但是也不能师出无名啊，周总理说：‘以中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军队，叫做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就明正言顺了。’”

27 军于 10 月 25 日奉命入朝作战。战前我们团政委作政治动员：“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美帝企图走日本鬼子的老路，以前日本人就是占了朝鲜作跳板，先占了朝鲜，然后并吞东北。现在杜鲁门可能要故伎重演，我们决不能让美帝野心得逞。”同志们听后，个个义愤填膺，决心打败美帝野心狼。我 27 军 239 团，抓住美帝害怕近战、夜战这一弱点，于 11 月 27 日午夜打响第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部队向朝鲜北部新兴里地区出其不意对美步兵第 7 师 31 团，发起进攻，枪声大作，炮火纷飞，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措手不及。经两天两夜的拉锯战，最终美军 31 团 3191 人全部被歼，其上校团长麦克莱恩被当场击毙。

我军 239 团 3 营通讯班长张积庆，在打扫战场时，捡到一块 1 平方米左右，有图像的蓝布，像一面旗子，把它当包袱皮用了。营长毕庶阳听说后，即去查看，方知是敌人的军旗，于是毕营长把它作为最宝贵的战利品上缴了。这面美国军旗现在就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厅里，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面旗是有 100 多年的建军史的美步兵 7 师 31 团的国旗，31 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北极熊”称号，但却在朝鲜被我军全歼。

我军指战员在严寒、饥饿、疲劳和武器装备低劣等极端不利条件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0 日夜，天降大雪，我三连受到三面之敌的火力夹击，但指战员们临危不惧，与敌展开激战，第三座房屋据点终于拿下，并牢牢守住，当营长带领后续部队赶来时，坚守第三座房屋的战士王德激动地说：“营长，俺任务完成了。”说完他哭了。“可全连只剩下俺一个人了。”

我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美军在朝鲜北部已建立军需仓库，说明其野心准备打过鸭绿江。仓库贮藏的食品有牛肉、水果、果酱罐头、饼干和生活用品等；有些战利品分到连队，因不懂英文字，闹出笑话来。有一种压缩调料品，咖啡色，误认为糖果，我们一吃却是咸涩的，原来是调料品，只要用一小快就可以泡一碗水，可当菜汤喝。还有雪花膏装成和牙膏一样，我们有的同志把它当为牙膏刷牙，怎么没有泡沫，味道又不对，过后才知道是雪花膏。长津湖新兴里战役，首战告捷，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和斗志。

我军入朝所带武器装备都是解放战争缴获的武器。大部分是步枪、木把手榴弹；炮是马驮、人扛。可以这样说：“解放战争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家王朝；抗美援朝战争是用炒面加步枪战胜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美军拥有现代化精良的装备，有陆军、海军、火炮的绝对优势，并动用了 1100 多架战斗机，占有制空权的空中优势。我军后来有了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有所改善，但还远远不如美军。

我们带的干粮是炒面。炒面是高粱、玉米等杂粮，掺点面粉炒熟成干粮的，很干燥，有水拌和还可以马虎咽下喉，要是在战场或冬天没有水，干吃就很难，当时只好一把炒面一把雪，慢慢咽下喉。传说当时高岗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毛主席电话告诉他，要弄点好面给志愿军，也许是听错了，把好面变成了炒面。

三

1951 年四、五月间，志愿军组织了大规模的第五次战役，投入 15 个军的实力，准备将敌人一下子赶下海去。一到黄昏，公路上步兵、炮兵、后勤几十万人的部队或抬担架，或坐汽车，

或坐马车，向前推进，真是千军万马的壮观场面。

这么多的部队一齐上路，为防战士掉队，以团为单位带上本团的箭型符号的路标，每到交叉路口都要摆上路标。一时没跟上的同志，可认路标指的方向赶上自己的部队。我们都怕掉队，部队前进时，大家都提起精神来，大踏步地一个跟着一个走，同时还前呼后应“跟上”，从前传到后。

第五次战役，27军担负从中线打穿插战的任务，我81师又是担负打前锋的部队。吴师长亲自带领尖刀排打前锋，向敌纵深直插（有担架、医务人员跟随师长）。步兵紧跟其后，我们后勤最后。部队打过汉江、清川江，到了汉城。全师圆满完成了穿插任务，吴师长荣立三等功。

五次战役开始，美军只顾南逃，公路上丢下很多汽车、坦克、大炮、枪械。不愿意给我军得到，都把它炸毁，连大炮炮膛也炸坏。后来由于敌机切断我运输线，粮食、弹药等物资供应不上，吃饭成问题。好在战前上级就已经预见会出现这一严重问题，所以预先以团为单位组织了筹粮队，这时我在是81师炮兵团后勤处筹粮队，负责向朝鲜老百姓借粮食；老百姓的房屋大部被敌机炸毁，到山里避难，个别在家的都是老人和妇女，通过联络员，翻译讲朝鲜话联系，他们思想觉悟很高，都会主动把所剩无几的粮食拿出来借给我们。家里如果没人在的，我们就在被炸毁的房屋找粮。不论是借的，还是自己找的，按规定只能借取50%，同时要打借条留下。因受战争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有的田地已经抛荒了。我们白天冒着敌机轰炸，想方设法多借点粮食，借到一些高粱、玉米、大豆、马铃薯等杂粮，供应部队渡过饥饿的难关。再没有粮食吃，就在山沟里挖野菜充饥；饲养员还把老弱不能驮炮的马宰了，马肉分给连队煮着吃，马肉是好吃，又可暂解挨饿；当上级发现后，马上下令禁止，马匹对战争有

功，就是病弱的马死了，也要就地掩埋，不得宰了吃肉。第五次战役后期是最艰难困苦的阶段。由于战线拉得太长，部队人员又多，困难重重，我军被迫向北转移，敌人靠机械化优势，它“四条腿”跑得快，我们靠两条腿走路，走一天的路，敌人一、二小时就可以赶上；我军这方面吃过亏，如180师，撤退时，失去联系，走不出来，全师被包围，被俘。这时我27军处于非常之地，敌人向富坪里空降，要切断我军的退路，企图围歼，我们军长彭德清临危不乱，及时修正决策，改从东线进军，因为东线山多，交通不便，可以发挥我们两条腿走小路、山路的优势，敌“四条腿”干瞪眼，看着我军走出困境。

东线只有李承晚的军队防守，我军利用此良机，令81师和朝鲜人民军向李承晚的第5师和第7师发起进攻，敌不堪一击，大败溃逃，敌尸和武器装备丢遍山沟；有的跑进山里，过了两三天受不了挨饿，自动下山投降当俘虏兵，最后我们俘敌数千人，全部移交给人民军。

第五次战役，最后打得很艰险。夜间行军打仗，到天亮过封锁线，就出现敌侦察机，我们把它叫做“吊死鬼”。一发现目标，即告知炮兵和空军，瞬间炮弹、炸弹齐到。轰炸机双翼挂着两颗燃烧弹和炸弹，我们叫它“挑油担子”，威力很猛，我们很多战友被炸，被烧，倒在封锁线上。我老乡苏其芳过封锁线后，连队拾到他一个挂包，人不在，认为他牺牲，牺牲通知书已寄到家，后来才知道是给兄弟部队收容，有幸没有牺牲，再通知家庭，家里的人转悲为喜。

第五次战役，打进去又打出来，都是在夜间行军打仗，从黄昏出发到拂晓隐蔽，走得又乏又困，又饥又渴，疲惫得几乎走不动，尤其到拂晓通过乱炮封锁线，拼命也得跑，那种难受滋味难以言表。这样的艰难日子，前后经过了一个多月时间。由于较久

没有吃到蔬菜，又吃的多是炒面，缺少维生素和过度疲劳，很多同志得了夜盲症，后来每天每人都要吃一种据说是苏联供给的红色的维生素药丸，过一段时间，病好了。

1951年6月部队转移到“三八线”，这时军委下令守住“三八线”，打防御战。部队开始挖坑道，对敌进行阻击战和反击战。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我们炮兵团编入24军（军长皮定钧）74师。74师主要任务是守住五圣山、西方山、斗流峰，它是中线屏障。我们就在此进行挖坑道，阻击美军企图从金化、平康这一平坦地带、交通要道突破“三八线”。

四

我们吃的、用的一切物资供应都是从祖国运抵朝鲜战场的，美军以制空权的空中优势，企图切断我运输线。我们大部分物资是用汽车运输的，便于安全，只能在夜间运输。敌机夜间不停地在空中飞旋侦察，发现灯光即扫射、轰炸，初开始受到很大损失。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天夜晚，运输车队在公路上行驶，敌机发现目标即要轰炸，碰巧公路上有一位战士，在万分危急之际，他急中生智，马上朝车队上空鸣枪，驾驶员听见枪声，知道有敌机，马上熄灯，敌机看不见目标，飞走了，车队继续行驶。有了这个经验，就在公路相距500米处各设防空哨，站岗放哨，当听见空中有飞机声，马上鸣枪警告驾驶员。这样一站鸣枪，就一站接一站很快鸣枪到鸭绿江边，同志们说，我们的防空哨跑得比美机飞得还快。这个方法有效地克制了敌人的制空权。

公路、桥梁一旦被敌机炸毁，我工程兵部队就冒着敌机轰炸，及时抢修，保证物资运抵前方。据统计资料，从祖国运到朝鲜的粮食就有6000多吨，各种物资560吨，抗美援朝战争的胜

利，有一半功劳属于后勤的。

在朝鲜战场的通讯，从团到营、连都是用有线手摇电话机通讯的，通讯兵非常艰险；敌人空中炸、地面轰，电话线不时被打断，电话兵立刻冒着敌人的炮火到战地查线、接线，保证做到战场指挥通讯不中断。电话线打断、损失，最后电话线不够用；这时朝鲜电厂受破坏，不能发电了；为了战争的需要，经朝鲜政府同意取高压线作电话线。我们攀登上高压线铁塔上，用步枪把高压线打断下来，然后一条一条解开，当电话线用（朝鲜出产铜，高压线都是用铜制的，导电率高），有了电话线，通讯指挥有保证。

五

1953年7月的朝鲜夏季反击战，是为了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配合板门店谈判，战前我们军长皮定钧动员：“此次夏季反击战是朝鲜最后一仗，我军是全线出击，要迫使美帝在和平谈判桌上签字，仗一定要打好。”

我们24军的主要任务是全歼金化至平康公路北侧，注字洞南山的守敌是伪首都师264团。我74师炮兵团参加兄弟部队组成的炮兵群。我们观通排4人一组，分配到西方山上设观测所，任务是侦察敌人的火力点；我们经常冒着敌人机枪的封锁、扫射，深入到步兵前沿战壕，侦察敌人各火力点的详细位置，然后把目标准确的方位、高低距离标在图上，并通知炮阵地。7月13日夜间，我炮兵群对注字洞之敌发起进攻，先用60门火炮集中打一个点，火力十分猛烈，在突破口处，敌阵地上一片火海，炮弹掀起的声浪如雷贯耳。敌工事大部被摧毁，伤亡惨重。在我军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向敌发起猛攻，顺利地占领了敌人的阵地，守敌全部被歼。

美军和李承晚军的飞机、大炮向我阵地坑道发射的炮弹估计有几百万发，炸弹有几千万枚。把前沿阵地山头削低 1 - 2 米，不见草木。我们西方山观测所是敌人主要目标，对山顶排炮没头没脑狂轰滥炸，坑道顶部重重地挨了一发炮弹，洞顶塌了一孔，塌下一块大石头正好压在我战友身上而牺牲。我们三人仍然坚守观测所工作，圆满完成作战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我们都立了三等功。我于 1954 年 10 月在朝鲜经团党委批准入党、提干。

六

祖国人民是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坚强后盾。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地投入抗美援朝运动，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全力以赴支援，这是战胜美帝的根本保证。

全国前后掀起四次参军高潮，有 207 万人奔赴朝鲜战场；广大工人和农民增产节约，就为前线提供了 560 余万吨物资。吃的东西主要是大米、面粉，冬天有冻猪肉。我第一次吃到四川榨菜，还有福建用稻草编织的草袋包装的咸带鱼（鱼头都切去）和花生米，以及不知什么地方的咸鸭蛋等等。物资运到站点时，怕敌机轰炸，需要赶快搬离站点，当时包装一麻袋大米固定 50 公斤，要背到二、三百米远的山沟里隐蔽，是非常吃力的。

全国各界省吃俭用，捐献的资金可买 3710 架战斗机。政协全国委员会，代表祖国人民组织了两次大型的慰问，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先后发给我们抗美援朝一周年和两周年的纪念章和慰问品等。还带来文艺团进行慰问；文艺慰问团以小型为主，冒着敌人的炮火，分散到前沿阵地为“最可爱的人”进行慰问演出。祖国人民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

据统计，2年9个月的战争中，我军共挖掘坑道、战壕、交通壕，分别为1520公里和6240公里，如果把挖出来的土石堆成宽高各1米的长堤，可围赤道1圈半。正是这些坑道和战壕使我军顶住了侵略军一次次的狂轰滥炸。

美军在朝鲜半岛倾泻的弹药多达690万吨，创下世界战争史上的弹药消耗量的纪录。

在前沿阵地上，俯拾皆是弹片。有人做了个实验，随便在一个一平方米的地方，就能拾出大小弹片287块。有人说：“朝鲜停战后，炼钢铁不用开铁矿，只要有吸铁机，在山上阵地吸收弹片就够用了。”正如毛泽东说的：“美国人打的是实力，打的是钢铁，我们打的是精神。”周恩来曾豪迈地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我们大炮比敌人少，但士气高，是铁少气多。”我们都树立了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杀敌立功、争取火线入党的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正是这样我军战胜美军。

2年9个月我军歼敌96万人，缴获、击毁各种武器近10万件。美军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万吨，战争费开支830亿美元，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消耗费。

我军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就我27军四个师，打了2次和5次战役后就补充了3个师的新兵。我军在战争中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共36万余人，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军费开支62亿人民币。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是在绝对劣势下，并肩作战，战胜绝对优势的敌人，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把麦克阿瑟和李奇微打得焦头烂额，迫使美帝

在“三八线”上板门店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正如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板门店承认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取得胜利而签署停战协定的司令官。

八

1953年7月27日是志愿军指战员最难忘的一天，三年的反侵略战争终于在这一天结束了，美国侵略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当得到停战消息后，一片欢腾声震撼天地，千万个战友跳跃着，振臂高呼停战了——胜利万岁！祖国万岁！阵地好似欢腾的海洋。大家都激动得流出热泪。

停战后，我们部队继续留下来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到1955年10月我们部队才回国；回国时，朝鲜军民排队欢送，人群欢呼声经久不息，阿爸吉（老大爷）、阿妈妮（老大娘）依恋不舍，眼里噙着晶莹泪花，这是中朝人民和军队在战斗中用鲜血凝聚成的友谊的见证。

金日成感动地对彭德怀说：“世上找不到像中国这样急人之所难的朋友，你们不吃我们的，不喝我们的，却在为我们流血。”彭德怀说：“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志愿军副总司令员洪学智说：“朝鲜战争的意义，是党中央、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有胆量，有胆略，可以说新中国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就不可能有今天。”

惠安东园（葛上）老区地下斗争

陈成水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形势十分紧张。为了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派柯昆山从厦门殿前回惠安，与特支书记曾炉接上组织关系，以教员职业为掩护，在东园惠群小学任教，从事地下活动。同时惠安党组织在东园葛上村惠群小学组建地下党支部，柯昆山任支书，成员有侯如海、许文辛。葛上支部（也称惠群支部或东园支部）是在抗日战争年代建立的，是东园镇最早建立的党支部。

在组织领导核心建立后，接着便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工作重心，开办夜校、民校、组织“读书研究会”，组织学习《十月革命》等革命书籍，传阅《新华日报》等报纸，成立东后抗敌巡回宣传队。在惠群小学校内出版“小铁扫”、“星火”墙报；在校外利用标语、漫画、革命歌曲进行宣传；组织少年先锋队、儿童团举办故事会，内容有“小八路”、“红小鬼”、“石童子”等，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群众活动轰轰烈烈，抗日救亡如火如荼。第二年，党支部又发展了陈铭、陈联芳、陈秀恋、黄银虎、谢霆、许庸等人参加，壮大了革命力量。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国统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党开始进入地下活动。当时闽中特派员李刚，借南柳支部召开惠安

特支扩大会，讨论增补委员及武装斗争等，同时也研究地下交通线问题。为了避开福厦公路关卡多，不安全，决定开辟新路线。即泉州的晋江通闽中区线路，由百崎或秀涂起船，首站在葛上，过大崎岭到赤埕、南庄、五柳、峰崎、三朱后到莆田界外转闽中。各站都有可靠的接头人：刈上柯昆山、赤埕的陈必明和王君婕、南庄的柯来法、崎峰的何必然、许埭的程XX、三朱的朱振法等人，同时还是交通员。

刈上村在惠安南部，背山面海，位置偏僻，地瘠民穷，群众基础好。交通站地点，设在村南边下厝东北角小楼上。当时的地下交通员从泉州出发，经百崎、秀涂下船，就到刈上交通站食宿，第二天清早继续前进。当时，泉州（晋江）特委书记李刚、惠安特支曾炉、朱汉膺、陈忠坦等各级领导人多次来这地下交通站，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等；交通站负责传递情报，护送地下同志，保证膳宿，筹集经费，有时也兼输送军械的任务。对这条交通线，朱汉膺称赞说：“安全可靠、食宿方便、迎来送往，作用重大。”

地下同志人来人往，造成学校经费开支困难，教师薪水菲薄，生活艰苦，一日三餐地瓜干，没有配菜，只能沾一点豆酱油拌食。当时有一个“咚——术”的故事，（即指吃饭配菜，三餐酱油，筷子伸入放酱油菜钵里沾“咚”一声，再往嘴巴一吸“术”一声，戏称“咚——术”），生活上的艰苦奋斗，至今上年纪的群众记忆犹新，传革命人苦中有乐之佳话。当时群众对教师为革命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发自关心和帮助，许多人自发送粮、送菜、送钱支持学校。陈文坎（地下党员陈铭的父亲）的家中经常接待过往的地下同志的膳宿，并把多年自己省吃俭用积累的钱，献给地下同志做路费。那时董事会董事长陈复炎、朱瑞发诸位长老也召开会议讨论，发动群众捐物捐钱支助学校、又发动学